

画坛逸事

“同声自相应 同心自相知”

——范敬宜与郑伯萍

张立行

“近百年来,学吴、仿吴者多矣,能得其神髓者实寡。非功力不逮,难在‘书房底蕴’,出手便俗。”
“现在书画界最大的问题,便是文化的缺少。‘士三日不读书,便面目可憎,言语无味’,书画艺术同样如此。”
——摘自范敬宜致郑伯萍书信

今年上海夏天的气温屡创历史新高。海上著名老画家、吴湖帆再传弟子郑伯萍给我来电话,说最近抽空将范敬宜生前与他往来的书札全部整理完毕,问我是否有兴趣完整地看一遍。

范敬宜曾经做过经济日报、人民日报总编辑,学贯中西,是中国新闻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和大才子。他与郑伯萍非亲非故,也不操同一职业,年龄更是相差11岁。他们是如何产生交集的?

我在文汇报曾主编过一个叫“鉴藏”的专刊。2009年11月下旬,我收到范敬宜的亲笔来信,信中夹着一张他的名片。范敬宜在信中表示“我很喜欢读你们的鉴藏专刊”,并特别提到他看到11月13日的“鉴藏”专刊刊登的郑伯萍先生“清丽雅逸的吴(湖帆)派山水”作品,感到“真是久违了”。范敬宜说他离开上海“已经将近六十年,对上海当今画坛已不熟悉,对郑伯萍的名字还是初闻”,对郑伯萍先生的画作颇多称誉。范敬宜认为“鉴藏”刊登的著名评论家江宏先生撰写的介绍郑伯萍绘画艺术的评论《敢违“祖训”的山水画家郑伯萍》“公允恰当”。不过,他也对江文的一些观点写下了近千字的商榷意见,并表示是“一孔之见,仅供参考,如果你们认为有点参考价值,可转郑伯萍、江宏两位先生。”范敬宜的商榷意见,观点独到,行文严密,见识内行,补充了一段如今鲜为人知的有关海派大家吴湖帆的珍贵翔实的史料,展现了他对海派绘画历史、传统透彻的了解和深厚的学养,俨然是一篇简短出色的随笔式画论。

经商议,报社准备在“鉴藏”专刊刊发范敬宜这封来信。为慎重起见,刊发前我特意与范敬宜先生通了电话。范敬宜先生非常热情,电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,他兴味盎然地详细询问了当下海上画坛和郑伯萍的情况,也简单介绍了他是如何与海派书画和吴湖帆结缘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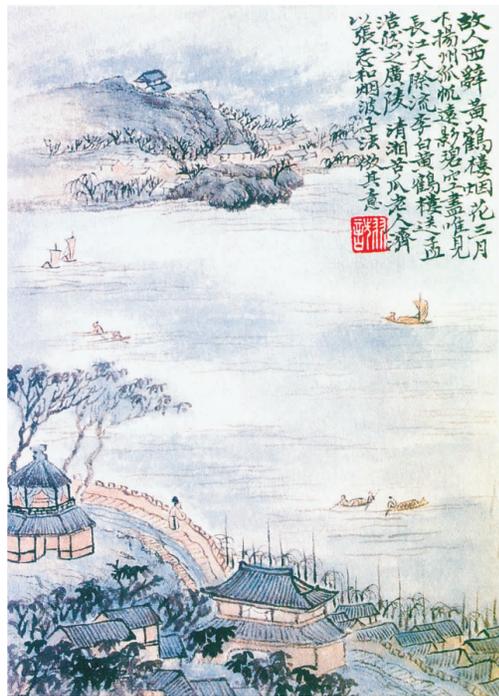
2009年12月11日的“鉴藏”专刊在头条刊发了范敬宜先生的来信,并加了一个《也谈吴湖帆用纸》的题目。来信的发表引起了各方很好的反应。一些不熟悉范敬宜先生的书画界人士,竟以为文汇报“鉴藏”专刊又发展了一位高水平的书画评论作者,还建议“以后可以上这位范先生多写写,文章很有看头”。之后,我又与范敬宜先生通过几次电话,并向他约稿,并按他的嘱咐附选了上海中国画院所编的《春华秋实》等若干画册给他寄去,他也将他曾发表过的有关书画的文章寄我。我这才第一次对范敬宜先生的书画创作脉络有所了解。

“平生最为佩服吴湖帆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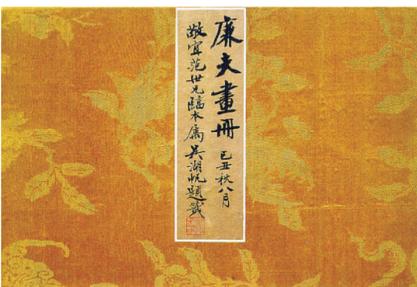
范敬宜15岁即入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。后又以优异成绩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。人民日报原总编辑、著名散文家梁衡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谈范敬宜“论学问是中西合璧,论经历是七上八下,论意志和信念可谓九死而不悔”,并认为范敬宜的才学堪比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、学者邓拓。

范敬宜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,家学渊源。祖父是吴中名士,父亲曾就读于南洋公学,毕业于上海交大,抗战初期英年早逝。其外祖父是留学日本、著名的苏州草桥中学(今苏州第一中学)创办人蔡云笙,历史学家顾颉刚、文学家叶圣陶、名画家吴湖帆都是草桥中学第一期的学生。蔡云笙本人在苏州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和书法家。范敬宜母亲蔡佩秋曾师从章太炎、吴梅,龙榆生,工诗词,擅音乐,丧偶后独立自强,教书育生。

据范敬宜先生介绍,他自幼多病,直到十三岁还不能正常上学。母亲担心范敬宜虚度一生,亲自为范敬宜传授中国传统经典,曾留学美国的姑母则当了她的英文老师,教给他西方文化的概要。此外,母亲还



中国画 范敬宜作



范敬宜致郑伯萍书信墨迹

吴湖帆曾“错题”的《范敬宜临陆廉夫山水册页》封面

石湖连云图 (中国画) 郑伯萍作



劝他拜师学画,并延请上海著名画家樊伯炎先生为其启蒙。樊伯炎先生的先人樊少云,是吴门画派传人,与吴湖帆、吴待秋、吴子深并称“吴门四杰”。樊伯炎多才多艺,不仅擅丹青,而且精于音律,昆曲,琵琶,古琴,箫笛无不当行出色,同时还是古书画鉴定的行家。在他的熏陶下,范敬宜在山水画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范敬宜17岁时在学校的书画比赛中夺得第一,已故著名画家、曾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的王个簃先生看了范敬宜的作品,说:“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。”

范敬宜少年时代还显露了擅长古典诗词的天赋。13岁时为清末名画家张子祥山水画题诗两首:“深岩沉壑倚长流,满谷松风堪久留。山瀑时同清味起,单衣不觉已新秋。”“罢约归来宿雨收,一溪绿水泛轻舟。诗情只在斜阳里,莫向云山深处求。”诗情画意融得天衣无缝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名师风集,范敬宜入学后进步神速,诗词、书画无所不擅。范敬宜的书法自幼即得自外祖父蔡晋畴的亲授,加上丰厚的学养,充满书卷之气。

范敬宜当年无锡国专的学长,比他9岁的冯其庸教授曾在《诗书画一体·情文韵三绝》一文中说范敬宜:“以诗而言,情韵相生,久读不厌;以书而言,功夫深厚,出笔就见法度;以画而言,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:‘卓矣范君!’”

范敬宜本人在绘画上,“最为佩服吴湖帆”,认为吴湖帆以“书、画、诗、词”著称,不愧海上画坛“祭酒”。他曾经还专门写过两篇散文《大师与小卒》、《艺坛勿忘吴湖帆》,记录了他当年与吴湖帆的交往,呼吁应该全面认识吴湖帆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价值。

范敬宜先生当年是吴湖帆家的常客。学校书画举行义卖筹款活动,别人不敢去找吴湖帆,他自告奋勇去找吴湖帆,吴湖帆一口答应。他课余还经常去吴湖帆的梅景

书屋求教,那里几乎天天高朋满座,吴湖帆一边挥毫点染,一边谈笑风声,范敬宜在旁边耳濡目染,受益匪浅。有一次,他把自己临摹的民初大画家陆廉夫(俊)的一本山水册页装裱好后拿去给吴湖帆看,希望求得吴湖帆的指点。由于没有落款,吴湖帆看了一眼就说:“唔,这是陆廉夫年轻时画的。”范敬宜闻言就开玩笑地对吴湖帆说:“那就请太太生题个题吧”。吴湖帆欣然挥笔在封面标签上题写了“廉夫画册”四个大字。范敬宜见状急忙说是自己临的,吴湖帆大为惊讶,但吴湖帆脑子转得快,略一迟疑,即在“廉夫画册”四个大字左边添写一行“敬宜范世兄临本属吴湖帆题款”。范敬宜曾向吴湖帆请教临摹之道,吴说:“临摹要取法乎上,最好能从宋元名家的真迹入手。”并随即打开画箱,取出一件装裱精美的画轴,打开一看竟然是元代名画家盛子昭(懋)的绢本设色山水。吴说:“这幅画笔墨变化很多,借给你去临摹吧!留心揣摩,一定能大有长进。”范敬宜后来在文章中说,吴湖帆竟然“把这样的珍贵文物借给一个相识不久的年轻人,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”,令他感动不已。他将这件元人名迹临摹了数遍,直至解放后才奉还吴湖帆。

所以,当范敬宜事隔多年在文汇报上看到郑伯萍先生正宗的吴(湖帆)派山水,心里自然格外高兴,在情感上也颇觉亲近,也由此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,与郑伯萍共同书写了一段艺坛佳话。

“现在书画界最大的问题,便是文化的缺少”

我按范敬宜先生的嘱托,将他的来信复印给了郑伯萍先生。郑伯萍先生看了范敬宜先生的信,颇为范敬宜先生的学养、见识和平实谦和的态度所折服,并谦逊地表示范敬宜先生对他作品的称赞是“过誉了”。

郑伯萍先生原本在同济大学学习数

学,毕业后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数学教师。但他幼年即嗜丹青,早年拜著名国画画家凌虚为师,后“余事”成家,长期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艺术教研中心任教,教授中国绘画。他的山水画师从俞子才,师出吴湖帆。吴湖帆以其过人的艺术感悟补了中国画用色单调之短。对吴湖帆浓艳而清透,亮丽而不失雅逸的设色风格,郑伯萍颇有领悟,深得吴氏艺术精髓,同时又在继承之中,颇有发展,成为海上吴(湖帆)派山水的优秀传人。郑伯萍也酷爱中国古典文学,从小即受先秦古文、唐宋诗词的熏陶,追慕吴湖帆先生“书、画、诗、词”合而为一的风范。

郑伯萍先生很快联系上了范敬宜先生,或电话长谈或书信往来,彼此都相见恨晚。郑伯萍先生给范敬宜先生寄去自己的画册,范敬宜先生也还赠以《范敬宜诗书画集》。

范敬宜先生在2010年给郑伯萍先生的信中说,“古人有言:‘人之相交,有白发如新,有倾盖如故。’我想,我们的相交,可以说是‘未见如故’。是艺术思想上的相通,使我们成为精神上的莫逆之交,这使人不能相信,有一种难以解释的‘缘分’。范敬宜先生在信中感慨,‘艺术上的相通,是我们之间的媒介。我二十岁从上海到东北,五十三岁调到北京,没有结识过一个画家,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爱国画,这使我感到深深的寂寞。’当听说郑伯萍先生准备春夏季节到北京时,范敬宜先生很是兴奋,在信中说:‘我当然是高兴的。……张立行先生也是我曾谋面的‘神交’,如果他能与您同行,那就更好了。”

当年3月初,郑伯萍先生偕儿子、学生到北京看望范敬宜先生,我为报社正好有事,遗憾未能同行。郑伯萍先生回上海后,范敬宜先生于3月19日又给郑伯萍先生写来一封信,表示在北京彼此“畅谈平日,快慰平生。只可惜时间太短,总觉言犹未尽,尚有遗憾。……无论是人生、对艺术、对世情,都有那么多共识,在当今之世,可谓难得的知音。但愿这种友谊,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而且历久弥新。”

范敬宜先生在信中告诉郑伯萍先生,“我们能够如此默契,主要是对中国书画艺术,特别是对吴湖帆前辈的钦慕和追求。所不同的是,我与吴大师相识的时间太短,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,而您有幸得吴门弟子俞子才先生的亲炙,加上数十年不懈的勤奋和深悟,进入了许多艺术家不易进入之境。这不能不归功于您丰富的学养。而这种学养在丹青笔墨上的突出表现为‘雅’和‘静’。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画孜孜追求的美学境界。然而真正进入这个境界的为数不多。倪云林是其中的翘楚,可是过于萧索,能得其神韵者太少。‘四王’也崇倪仿倪,但或失之‘闷’,或失之‘熟’。明清以降,能真正达到‘雅’而美之境者,首推湖帆。近百年来,学吴、仿吴者多矣,能得其神髓者实寡。非功力不逮,难在‘书房底蕴’,出手便俗。尊作的魅力,全在于舒卷即有书卷气扑面而来,如饮醍醐,根源便在‘文化’二字上。而现在书画界最大的问题,便是文化的缺少。‘士三日不读书,便面目可憎,言语无味’,书画艺术同样如此。”

今天细想范敬宜先生信中这些话,绝非针对郑伯萍先生一人所言,而是切中当下中国书画界传统文化缺失的时弊,展现了范敬宜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之情。

郑伯萍先生告诉我,范敬宜先生还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了一个小故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范敬宜先生随中国新闻界代表团访问日本,曾去一位日本教授家作客。教授家庭院不大,但十分清雅,几间瓦舍,掩映在老树修竹、疏篱曲径之中,如人唐人间,范敬宜先生对范敬宜先生生感如何,他脱口说了一句“真雅”。不料这位教授大为吃

惊说:“中国人也懂雅?”范敬宜说:“当然懂,而且中国审美的最高境界就是雅。您这里的意境,在唐诗里都能找到。”教授立刻改变了傲慢之态,赶紧请他们入室品茗“清谈”。当时,范敬宜先生的内心十分感慨。进入教授的书房以后,范敬宜先生见案头有纸笔墨,便随手画了一张庭院简图,令这位日本教授大吃一惊。范敬宜先生开玩笑说,算是“当时出了一口鸟气”。此图范敬宜先生一直保存着。后专门复印一份,寄给郑伯萍先生以作纪念。

遗憾的是,范、郑这段难得的交往也因2010年11月范敬宜先生的去世戛然而止。其实,范、郑真正有交集也不过短短数月而已,但从他们频繁往来的信件和电话看,彼此是如此的意气相投。除了价值观、艺术观默契一致,我还想与他们相仿的书画创作经历有关。范敬宜先生在大学学的是国学和新闻,郑伯萍先生在同济大学读的是数学。书画创作对他们来说本来都是“余事”。范敬宜先生解放后参加了党的新闻工作,书画创作真成了他的业余爱好。而郑伯萍先生却在人生兜兜转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,最后终于在盛年之际将书画创作的“余事”变成了自己的专业,圆了自己的艺术梦。范敬宜先生对郑伯萍先生的“幸运”是颇为羡慕的。范敬宜先生曾经在《范敬宜诗书画》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:“如果不是后来命运的改变,我在诗、书、画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成就。”不过,范敬宜先生对他的人生选择从不后悔。书画创作对他的新闻工作也颇多助益。他曾经表示,“‘物艺相通’,诗、书、画作为一种‘余事’,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它们经常在我审时度势、谋篇布局之际,给我以灵感,给我以启发,其中的妙谛,只可意会,无法言传。”

范敬宜与郑伯萍的交往佳话,也正印证了晋傅玄的“同声自相应,同心自相知”这十个字。

水墨的韵律

陈世中水墨画赏析

王琪森

我一直认为中国画是一种心象的艺术,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物化的展示。笔墨在绢素纸帛上的挥洒开合、晕化润透,囊括万物而陶冶天机。唯其如此,水墨画被视作是中国画的代表,是国粹的标志,也就是最简单、最单纯、最元初的水与墨来达到这种艺术的极致与图式的谱系。

海上花鸟画家陈世中先生对水墨情有独钟,半个多世纪来他浸淫其中,上下求索,反复揣摩,以求真正把握其水性墨趣,生动展示其笔情墨韵。正值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时节,在他的画室“留泓”观其近作的几幅水墨花鸟画,翰墨淋漓、水韵飘逸,笔致畅达,心手相应,臻达了一种大象无形而境界象外的新境界。

墨色,实际上是东方精神的人文象征。黑色上升为墨象,那更是格物致知的审美造化。因此,墨色又称玄色、极色。按照中国古老的色彩学来界定,那即是著名的“墨分五色”说。而水是催化剂与中介体,集聚综合的巨大能量,亦即“上善若水”是也。陈先生对水墨的性能特征及其变汇融通是了然于胸的,从而诉诸于笔,倾泻于纸。其墨的枯湿浓淡,阴阳虚实,其水的湿润渗透、薄敷重施,都得心应手而传情达意,形成了一曲相当严谨而和谐的水墨交响乐。如他画的《芭蕉小鸟》,笔笔重扫,粗犷豪放,其水墨的交融变幻相当



水墨画 陈世中作

山光悦鸟性 潭影空人心

黄庆华花鸟画品读

乐震文

黄庆华先生是上海知名花鸟画家。他十年如一日的,对花鸟画挚爱痴迷孜孜探索,不知老之将至,这种精神确实可敬。他早年研修西画并泛读美术史论,逐渐积累把握中外绘画艺术史论的学养,又有着长期历练的造型功底,所以他是“奔西改中”转型较为成功的一个。

八十年代他有幸受业于唐云先生,开启了他艺术心智的里程。创作上,他对老师独臻臻煌的绘画风格并没有亦步亦趋,也不常采用一般的折枝花卉构图,却喜走进深山密林去对话繁花长藤、寒潭幽禽之类的自然生态,归来时幅稿上是满满的杂花生树,创作时画面上是满满的花香鸟语。诸多佳作不乏得心应手的笔墨技巧与以小见大的视觉张力,画中苍润与遒劲交织,浓墨与重彩并置。看似信手拈来的场景,却能唤起山野气息和自然风情的记忆,还不时透出几分超然物外的意境。这是他力辟蹊径的个性特色,也是他长期追求的艺术效果。作品特色还可以从他的题材、章法、设色、趣味等方面体现出来;成果也当然属于他这样多写生多观察、勤动脑勤动手的画家了。

放眼当前画坛,已形成百花纷呈、

风格多元的大好局面。然而,诚如画家对自己坚持的艺无止境的要求,庆华的画风每过几年总会有些许的改变,这说明他是永远处在奋勇向上攀登的积极状态。他从秉承传统与观照时代两方面出发,还以借鉴其他画种来丰富创作元素,以突破程式来别开生面,达到逐步的进取和完善。要做到这些是不太容易的,必定会有曲折和误区。这种心路历程在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来,有着时而舒暢时而滞涩的苦心孤诣和经营中多方面的形式思考。尽可能少重复自己,这也是许多有志画家的追求。我留心收集了庆华历年见诸各类报刊及出版物上大量的作品,发觉很少有同一幅或大体相同的(转截除外),风貌样式,具体裁、构成、手法、立意也不一样,这也是作者对绘画创作反复做到勤奋与尝试、否定与行变的最好见证。我不禁为这位老画家虚怀若谷而不固步自封,勇于创新而不驾轻就熟的创作态度而欣悦。为他始终在大自然中提炼美的激情而共鸣。近年,我依然不断地读到洋洋溢溢诗意的佳作,不断地在他构筑的艺术意境中漫步,从中浮出的一句唐诗,就作为本文的标题。

明月清泉 (中国画) 黄庆华作

